

## “文化的华文文学”研究 试论

荒井茂夫

## 1, 序

在中国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开始于 80 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它和研究海外华人问题是同时着手的。下表是照《中国近年的东南亚研究》(刘永焯, 1987)制作的。我们把 1979 年中国研究东南亚的论文总量为 100 来看, 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80 年后研究论文每年都增加。尤其要注意的是外国论文的翻译到 86 年后减少。据作者刘永焯, 这显示中国东南亚研究已经由吸收外国论文知识的初步阶段到了制造独自研究知识的阶段。研究目的不外是改革开放政策下学习东南亚诸国的发展经验以资改革和“四化”建设, 同时适应日益增加的国外知识和消息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华侨以及华人研究呈现空前盛况。

(本文是 2010 年 10 月 15 日至 19 日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十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研讨会上发表的。)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数量趋向 1979~85

年 份	论文总量	专门论文	* 翻译	经 济
79	a 100	b 100	45.9	c 100
80	143	174	29.5	180
81	297	370	27.7	380
82	298	393	36.1	519
83	318	390	38.3	417
84	310	445	34.8	585
85	330	516	30.9	704
86			28.8	

\* 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

a181 b31 c21

据《中国近年的东南亚研究》(刘永焯) 436 页制作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是在此情况下突然现于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里。他们对突然出现的同文同血的文学感到新鲜和惊讶。赞扬和同情华人的成功和辛苦, 并以寻根、文化乡愁、元根性等关键词来理解海外华文文学可以说是很自然的研究途径或者述评倾向。

现在回顾已经有 30 年的时间了。这个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可以成为历史的一个段落。其间在中国介绍或发表的华文文学作品和论文评论相当多, 包括大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华文文学史》等资料在内。不过今日中国学者指出这些研究都受到寻根、文化乡愁、元根性等形式的以及观念的约束, 无能跳出来开拓学术性发展的途径, 造成了研究量多但质量上有问题的华文

文学研究状况。这是2001年1月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上登载的题为〈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的论文里所指出的。这篇论文有两点意义。一是：早在94年国外学者指出的类似看法，但很少被中国学者注意到。这篇论文由于中国学者本身提起来，因而广泛地向中国学者提出了当今华文文学研究上的问题。二是：论文笔者希望提高中国研究华文文学质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这篇论文本身可提高了中国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质量。本文将略论这篇论文的看法和华文文学的认同问题。这里所说的“华文文学”是照这篇论文指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汉语言创作的文学。

## 2，“语种的华文文学”的问题

汕头大学的吴奕铨、彭志恒、赵俊峰等联名发表的这篇论文认为：支撑华文文学的基础性观念是常识化的“语种的华文文学”，它过多地注重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外部情况，从而绕过了对其内在的本质属性问题，在此情况下只有研究量的积累而研究评论活动都徘徊在其内，找不出发展华文文学研究的途径。为了脱离这情况而再推动华文文学至于建设一门新的学科，他们提出了“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

“语种的华文文学”的观念有过于注重华文文学的操作性工具“汉语”的特征，因而先验地认为在“汉语”背景的中国文化、民族联想和华文文学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散播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上有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则不闻不问”。据他们：属于“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的华文文学研究包含了太多的“文化期许”，即是说，华文文学“文本的汉语言表象被注入了诸多非学术研究的主观意愿”。结果作为汉语言表象的华文文学被无意识之中加工改造，其研究或文学评论的内容里被灌入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因素和时代情绪，导致“不少海外华文作家所诟病”，而有些中国研究者渐渐意识到研究述评过程中的误读。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与这种‘语种的’‘元归属’意识息息相关”。

换句话说，研究者无意识之中以华语的文化归属为思维的大前提，因此很容易把华文文学和研究者本身的文化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进行读解华文文学，所以80年代初，中国研究者理解在眼前开展的同文同血的华文文学时，以“原根性”、“寻根”、“文化乡愁”等关键词来解读是很普遍的，并具有同情华人住在异乡的乡愁，赞扬华人的成功，诱惑母国故乡怀抱等等的情绪也是很自然的。不能否认潜在着把华文文学包摄于中国文学边缘的意识。所以他们发现“华文文学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沦为研究活动的某种单纯的操作对象”而研究本身变成没有追求华文文学的内在价值的倾向很明显。

他们所说的“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意味着华文文学应该被认为是属地的，属于世界各地的所在国的。处于各国文化环境的华文文学才是“文化上有千差万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反而“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把这个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语言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交给中国文化。

## 3，“文化的华文文学”的问题

“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认为，“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作为统一的，有一贯性精神的文化现象，华文文学的存在除了其作为操作性工具的汉语言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体”，“华文文学的出现，存在，发展和消灭，其根据完全在华文文学本身。同时应当认识到华文文学的存在自然地处在普遍的文化联系之中”。也就是说华文文学离开文本的文化属性，应该属

于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之中。也意味着华文文学应该认为是属广大的地域文化现象之一，过度注重跟中国的文化关系来解读，很容易使人误读误会的。

所以学者指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和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有一种恒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中国的开放、发展会使海外华文教育、文艺活动更兴盛。据他们，这只不过是个“似是而非的假推理”。这种关系是华文文学的外在情况，如此思考本身就是把华文文学的内在本质转化为外在因素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承认华文文学的发展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因果关系的话，等于把这个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传统语言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交给中国文化。华文文学事实上变成中国文化的附庸，变成他属的。因此一直靠着原根性，寻根，文化乡愁等合乎“文化民族主义”的“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来解读或研究华文文学的话，只是徘徊其中无法发展研究，也不能期望华文文学的发展。如果研究者脱不出来“华文文学变成没有一贯精神、各方统一的、自身没有内在灵魂、飘忽不定的一种无边无际的量的集合、其存在的最终理由和根据或者被归于中国文化、或者被中西两种文化争夺撕扯。”

他们认为，“海外华人生活是在特定时空下的一种别样的，新型的，又自成一体的生存形态，是现象于普遍的文化视域中的，近代以来出现的，具有自身体格的人生形式。关于这种人生形式不管研究者怎样地把它分析成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的边缘存在，都不能否认，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属于自己生命本来的可能性。也就是海外华人生活作为自成系统的生存形态和自由体格的人生形式，其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它拥有自己独特而又有个性成熟的自我表达方式，这便是，华文文学”。再说独立自足的、独自表达方式的华文文学，“不管怎么样的边缘化，不管怎么样的与中国文学相像，与中国文化有怎么样的关系，一切都归于自己的文学文化”。

他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诚恳努力和概念的分析都能了解和承认，但是问题在于对华侨华人的历史性和政治、社会、民族环境的现状认识不够或者考虑不够，因而他们似乎不够正面地考虑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关系，比如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到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华人地位、华人的文化运动、维持华人社会的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作用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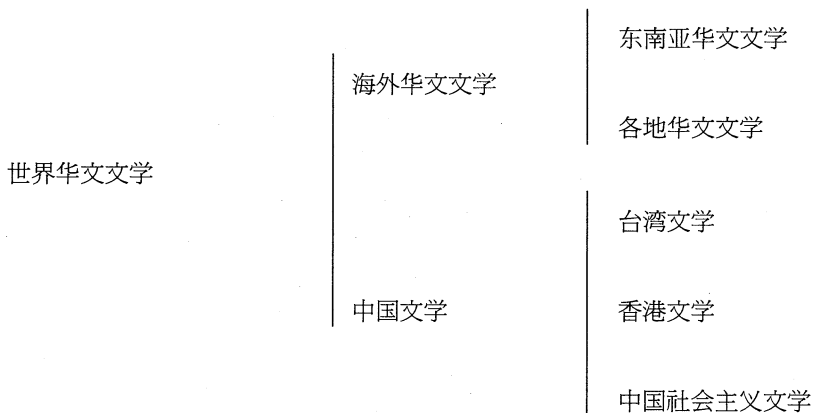
如果正面地考虑到历史上人口众多的华人社会和中国的关系，单纯地把文学现象隔开来谈，没那么容易。因为既然主张以文化学视角研究华文文学的重要性，那么更不能轻视文学周围的外部情况。他们批评原根性、文化乡愁等容易结合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创作意识，不过这不但不是 80 年代中国开始研究华文文学以前早就一些研究者所发现的，而且难以想像将来在华文作家的创作意念之中消失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论文里探讨“语种”和“文化”的两种概念之外，还提到要导入“文化学”的研究视角。虽然论文里探讨不够，理论概念有所不清，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要以导入“文化学”方法研究华文文学以促进作为普遍文化现象的华文文学的自律性发展。那么“文化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基本上有以种种社会现象为入口进而进行社会批评以求变革的实践性一面。照理说，华文文学作为地域性文化现象应当有独自的价值意义，其研究或述评应该注目于此，重点放在作为地方文化的个性特点，才能让华文文学处于属地的文学文化，而无需勉强维系中国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80 年代中国开始研究华文文学之前，早就有学者以这种文化学观点来研究的。

#### 4. 复杂的华文文学现象

根据“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概念，不难了解华文文学是在于海外华人华语世界的文化现象，不能与当今中国的语言文化现象一同看待。不过要证实这个概念的实用性和正确度，我们还需要等待出现更多照这个概念仔细探讨个别作品和作家生活的研究论文。照学者所指出：汕头大学的他们把港台澳门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合在一起谈，可是港台澳门文学很难以“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来认为独立自足的存在，因为它们和中国文化不能隔断，不能和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一同看待。

1986年秦牧在〈四海—港台澳海外华文文学〉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把海外华文文学比拟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的世界性扩张，据他提出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图示如下。



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处于相对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已经不是单一绝对的存在。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概念上除非把海外华文文学明确地放在中国文学的边缘，中国文学是叫做“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范畴概念属下的存在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从来没有的一大变化。同时“港台澳门文学”也是跟“海外华文文学”相对的存在。“文化的华文文学”之所以使人感觉有点模糊，原因在于使用“华文文学”一词代表素来常识性术语“港台澳及海外华文文学”。

离开秦牧的论文已经有25年，目前似乎需要再考虑这个称呼和整个儿概念。也许“港台澳”和“海外华文文学”需要切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个称呼在当今时代也要考虑考虑。

另外要指出的是华文文学的复杂性。台湾有一群出生于马来西亚定居在台湾的作家。他们多数是离开中华文化有限制的马来西亚到台湾留学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学院当教员工作的同时从事创作，自成文学圈子，在台湾有一定的地位。他们并没有归属台湾或者中国文学的意识，保持志向南洋风土的创作意识，作品主要描写热带风土之中的华人的生活，表达独特的南洋乡愁。作家作品都被认为是属于马华文学的。虽然这样，在台湾文学界有倾向把他们定在“台湾热带文学”的新的范畴，以为台湾文学外来的生力军。人在台湾，创作意识在南洋，也可定位于马华文学，也可定位于台湾文学，这可以说是华文文学的复杂面貌。

本人正在日本共同翻译台湾马华作家的作品，题为“台湾热带文学丛书”准备明年出版第一集。其中有一位叫黎紫书以她为例。她在台湾从事创作之外，据网络上的介绍，有时在北京居住，有时工作的关系住伦敦。主要作品有〈祖魔〉、〈山瘟〉、〈北国边陲〉等等，这些作品都以幻想性的笔致描绘出溶于南洋风土热带雨林中的华人生活和人生，并充分地表现在异乡之中的中华文化传

统。然而近来她也出版了几本微型小说集，就其中的语言用词，马华评者指出：有的作品阅读对象应该是大陆读者，字里行间多用大陆使用的语词，对马华读者来说，也许有点隔，但是，和经常被视为不够纯正、用语破碎的南洋华语相比，她的因地制宜的“那些机灵的、语气调整、文字临摹，读来总有几分向中原示威的吊诡”。评者还想像：这不是小说家的语言的磨练而是写作过程之中的小游戏，她在大陆待过，写大陆的故事就试用大陆的语言。从这个评语我们可以猜想华文文学有独立自足的文学意识同时和中国离不开的文学羁绊。探讨“华文文学”的概念、归属或者认同等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研究。